

李叔同的慈悲情怀

王厚明

李叔同(弘一法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的一生跨越了艺术、教育、宗教等多个领域,而贯穿其中的正是他深厚的慈悲情怀。这种慈悲,是对生命无常的深刻认知和觉醒,也是对人生意义的珍重与超越。

李叔同的慈悲情怀,始终流淌着人文关怀的温情与善意,他常以“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为己任,倡行“施惠勿念,受恩莫忘”,乃至提出“念佛不忘救国”,都彰显了将个人修行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为动荡时代注入了安顿身心的精神力量。

1917年,学生刘质平考入日本东京音乐学校,留学时经济十分窘迫。李叔同私下资助这位学生,薪金微薄的他每月坚持寄钱,不求其偿还,又担心刘质平不肯接受,就特意写信嘱咐:“现每月入收薪水105元……每月可余20元,即可以作君学费用。”“此款系以我辈之交谊,赠君用之,并非借贷与君,将来不必偿还。且赠款事只有吾二人知,不可与第三人谈及。”刘质平大为感动,说:“先师与余,名为师生,情深父子。”

次年春,李叔同萌生了出家之意。但因为刘质平还未毕业,只好选择继续任教,直至刘质平学成才停止资助。他在写给刘质平的信中,说:“君所需至毕业为止之学费,约日金千余元。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尚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数月后,李叔同筹到了1000元,这才安心出家。

李叔同的慈悲情怀,有着“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的“众生平等”立场,不仅于人,也展现在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和悲悯。弟子丰子恺在《怀

李叔同先生》中记述过一件小事:李叔同去丰子恺家,每次坐木藤椅时总要摇摇才下座,丰子恺刚开始不好问,但见他多次如此,就开口问他为何这样,李叔同答道,“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丰子恺每每忆起这桩小事,总感动不已。此外,李叔同还曾在丰子恺家告诉学生:你家地上有很多蚂蚁,这让丰子恺很是震惊。之后丰子恺感慨,李叔同的关心小蚁小虫,是由于他的慈悲之心。他的心,正如《华严经》上所说:“于一切众生,当如慈母。”

挚友夏丏尊曾说过一件事:有一年,弘一法师偶然经过上海,向坊间购买仿宋活字,以作印刷佛经之用。买来后,弘一法师觉得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副,制成大小活字。返山后,就依字

典部首,聚精会神逐一书写,日作数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惬意,就重写。一个月后,写到“刀”部,忽然中止。问其故,弘一法师说:刀部的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夏丏尊赞叹道:“其慈悲恻隐,有如此者。”

1942年,弘一法师于九月初一日,带着对尘世的悲悯和对往生的欣然,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生命垂危之际,弘一法师嘱咐弟子说:“我去后,你记得遗体装殓时,要在龛脚垫上四碗水,以免蚂蚁爬上尸身被无辜烧死。”至死也顾念蚂蚁生灵,弘一法师的慈悲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世人传唱的《送别》,是李叔同因挚友许幻园的离去而写。据说李叔同望着好友背影,在大雪纷飞的屋外站了整整一个多小时。而后,转身回屋,写下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多少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聆听《送别》悠扬伤感的旋律,无论是在繁华的喧嚣中,还是在宁静的寂寞里,一定会共鸣于李叔同“对万物的珍重”的情感,憧憬于“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美好,对“爱是慈悲”沉淀更深的感悟,去品味和追寻那“一念放下,万般从容”的境界。

大直沽的庙宇

曲振明

河东大直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一些地名与庙宇有关,如官前街、玄帝庙大街、药王庙大街等。从清道光《津门保甲图说》看,沿河各村多一村一庙或两庙。而大直沽有天妃宫、药王庙、元帝庙、地藏庵、观音堂、镇海寺6座庙宇。

乾隆《天津县志》卷八记载大直沽有东岳庙、镇海寺两座庙。其中东岳庙,明朝天顺年间建;镇海寺,没有说明建庙日期,但记载崇祯二年(1629)重建,可见初建日期还早。同治《续天津县志》记载有8座庙,天妃宫、关帝庙、观音堂、药王庙、马神庙、元地庙、土地庙、地藏庵。其中地藏庵,俗称前庵,明代末年建。观音堂没记建庙日期,但记乾隆年间由天津知县孙景曾重修,估计也在明代兴建。

1900年庚子事变,东岳庙、马神庙、土地庙毁于战火。民国期间,药王庙改为烧锅栈房,玄帝庙改成派出所,地藏庵改为小学,观音堂改为货堂,只有天妃宫保留了香火。

革命者的精神家园

章用秀

1947年,一位老人直奔天祥二楼的英华书店,对店主范英臣说:“朋友介绍说你店卖《资本论》,我来买一部。”范答:“现在没书,得过几天。”对方说:“可以,我留下个家庭住址,有书时给我送去吧!”范应允。见条上写的地址是现在的花园路,姓名李焯尘。事隔三日,范即将书送上。

范英臣经营的英华书店多由北平(今北京)南新华街新潮书店进货,主要是革命理论书,包括马克思《资本论》、艾思奇《大众哲学》等。当年天祥书肆里的美丽书局也曾出售了大量的革命理论、思想理论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一些革命者或多或少地与该店建立了关系。

那个时期,天祥书肆的几个进步书店多次被查抄。范英臣曾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抓去蹲了半年大牢。曾销售过《海南行》等解放区版本的东华书局经理魏树花数次遭国民党当局传讯。他们销售这类图书时,并非不知一些读者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或进步师生。有的进步书籍被藏在暗处或伪装了假封面。

舱船有声

吴裕成

康熙年间,天津诗人张霁的竹枝词,记春日沽上见闻:“残冰消尽绿波清,小艇如鱼乱逐行。两耳不因欸乃闹,满河都是舱船声。”“春打六九头”之后,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在河上,展现春的活力,有船。然而,这首诗所记体验却独特,“两耳不因欸乃闹”,尽管桨橹欸乃声入耳,诗人更在意“满河都是舱船声”。

舱,用麻絮石灰嵌塞船缝。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说:“船板合隙缝,以白麻斫絮为筋,钝凿扱入,然后筛过细石灰,和桐油舂杵成团调舱。”舱是船只维修的重要工艺。舱船用钝凿将麻絮塞入船缝,要塞实,操作起来是敲打有声的。舱大船时,多个工匠协同,伴随敲打声,有时还会响起号子声。近年天津西青区档案馆摄录老年间的运河号子,就包括舱船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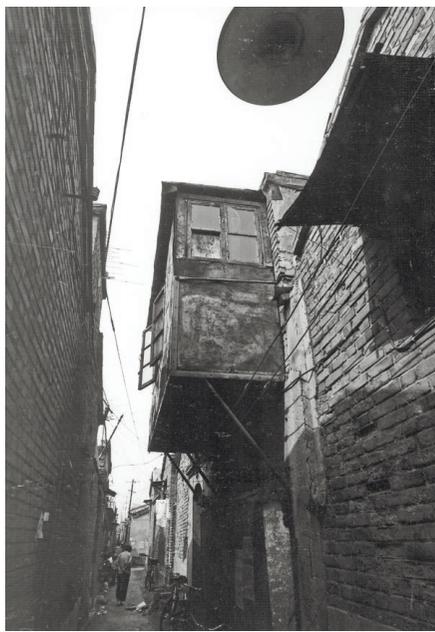
张霁用“满河都是舱船声”诗句,来表现人勤春来早,可谓独具只眼。记得上世纪60年代,曾有作家到公园探觅春消息,看到园工在整修游船,将那情景写成散文《寻春记》。二者诗眼文心,可谓异曲同工。

●老城厢旧影

张志尧胡同

张 建文并摄

位于老城里,北起西门内大街,南至何乐胡同与周永顺胡同相接。长约90米,宽3米。清康熙年间有富商张志尧在此建房形成胡同,并以其姓名命名。两侧均为普通住宅。1978年将土路改为沥青混凝土路面。照片摄于2003年6月。



●故事天津

改古人诗

然 君

叶嘉莹先生生前在南开大学的寓所中常年悬挂着一幅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的书法作品,这幅作品的内容是缪先生于1982年为叶先生所作的一首题为《相逢行》的长篇歌行。全诗将近四百字,不但叙写了叶先生的家世以及叶先生在患难之中不废读书写作的教书生涯,而且言及与叶先生相逢之后的欣喜。缪先生对于叶先生的知赏与期望,溢于言表。

叶先生对于缪钺先生的景仰,始于上世纪40年代。叶先生尝言,有两本评赏诗词的著作,曾给予她极大的启发和感动:一本是王国维先生所著的《人间词话》,另一本则是缪先生所著的《诗词散论》。叶

先生阅读《人间词话》是在读初中之后,而阅读《诗词散论》则是其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之后。《人间词话》是叶先生在评赏古典诗词的过程中,一把开启门户的钥匙;《诗词散论》则是叶先生在有了一己评赏能力之后,使其获得诸多灵感与共鸣的著作。

叶先生与缪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她自温哥华飞赴成都参加在杜甫草堂召开的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之际。缪先生在会上作了发言。叶先生也在会上发了言,称杜甫是一个很幸运的作者,他生在一个可以“集大成”的时代,而且,他有可以“集大成”的容量和才华。叶先生还谈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的时代对不起作者,有的作者对不起他所处的时代。“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所处的太康时代,是中国古典诗歌从朴拙向华彩转变的时代,但“三张”“二陆”等人对不起这个时代,这些人中没有

一个真正出色的诗人。

缪先生在见到叶先生之前,已读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叶先生所著的《迦陵论词丛稿》,觉得叶先生的很多观点和他十分接近。对于叶先生品论古人的观点,缪先生十分推赏,在会后去用餐的途中,他向叶先生背诵了龚自珍的一首诗“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以示钦赏。

这首诗是龚氏所作《己亥杂诗》的第二十八首,是一首很有名的作品,但叶先生认为,这首诗第三句中的“似”字,和第四句中的“如”字,意思重复,不大好。她觉得,如将“似”字改为“是”字便避免了和下一句中“如”字字意的重复,更为妥帖。从此事可以看出,叶先生对于古代的大诗人、名作品,并不盲从,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古人常说“诗不厌改”,于此亦见一斑。